





樂餘園百一偶存集卷之十二

開支姪孫

峻及較

宜黃鄒

山嶧傭氏著

姪

大麟玉書

文昇曉蒼全編

姪孫明倫敬五

傳三

叔慶雲世德傳

叔慶 字用顯名先元其父也先元博洽藝數于命

尤精常驕人曰孔子不言命而我數言之無不驗人

皆信之居常慷慨自歎

顯生乃慨然自信日得



之矣不富則貴在此子也幼就塾聰慧異常兒作對  
吟詩更有難乎其爲師者舞象勺時三藩播辱渠魁  
駐劄吾里担石之家荼毒靜盡潭溪千百戶室走雉  
兔而田滿荆榛是時先元久寓獅溪峻嶺危峯竹苞  
松茂寇雖一至不敢深入無乃先元推筭之所至乎  
大兵之後饑饉相仍無以佐晨夕供慶雲乃徙業於  
商往來荆襄江夏間以勤儉爲母忠信爲子楚之人  
悅之如弟兄然由是三之五之皆得其道白蟻青蚨  
率聚于大厦是時顯造于是先元日則醉飽而遊勝

室于獅溪

境歿則賻殮而塋佳城三年之喪蒸蒸無間此固命  
之所鍾邇亦德之所致者非幸也當此之時土死金  
生以故立雉無地之家不旋踵而併阡陌遍樓臺矣  
曾幾何時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如石火電光之不可  
四照慶雲則自身而子而孫曾弗替造巨室建家廟  
遷歸本里上繼乎九世十世之遺風庸有量歟慶雲  
固苦于聚而樂于施者也邑人造靈鳳橋于猪頭庄  
慶雲卽助之八十銖邑之紳士募脩 聖廟也其視  
造橋之施而縮其半此予之親見親聞卽此推之概



可知矣生子二元桂元楨桂字東上懷仁慕義無異  
乃父臨川某都人爲債主迫不已粥其子母哭之慟  
桂偶過其門聞之詢其故卽解囊金償之越十六年  
桂復經其里其子遙望而拜曰君我恩人也脩述其  
詳願屈至我家不往求其姓名不告而別噫嘻至哉  
德乎無以尚之德莫大于陰史稱文王陰行善循是  
而不息則承乎暹公千餘年之世澤不第于家也而  
六房以之楨字維周有聲國學孳孳爲善抑抑自下  
洵善于守成者有子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曾子曰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異日得位逢時蕭規曹守  
亦若是焉已矣

贊曰太初不琢太元不鑿居身致遠寧靜淡薄昔也  
何如天真躍躍今也何如威儀卓卓或擬三峯峙巒  
輔嶽君子命名不可偶謔在昔木假老蘇有作自擬  
中峯傍及華巒豈曰無文有文則濁安問龍鱗胡能  
鹿角于嗟乎誰謂後之人之不可欺也夫予故以斯  
傳之不敢違而或信文之在茲也夫



一仙不集... 卷之... 三... 蘇破天真... 贊曰太... 本若... 日... 曹...

梅雪侯傳 代

家雪侯朗中名一字溥白楚之廣濟人才敏氣厚生而夙慧髫年能屬文黃人士以奇童子目之稍長補弟子員根究於經史治安之學時明季盜賊橫行于蘄黃江漢間左寧南作楚鎮素跋鷲兵烈於寇廣為之衝民皆保抱攜持竄伏不少息雪侯背負囊手挾書冊呶唔聲與喘沸聲相間人譁之此豈經生應制時耶雪侯曰喪亂不修治平何獻識者趨焉我朝鼎定漢甸永清雪侯行日修文日盛已受知於學使

百一... 梅雪侯... 卷之... 四... 梅雪侯...



者保菴李公與恩遷維時奉有州縣人文之盛者中  
小庠得改額之 恩例廣故中庠也循改大學蓋雪  
侯之力居多云官階由貴州甕安令歷州牧者四在  
黔曰黃平滇曰建水西粵曰上思直隸曰祁尋擢地  
官郎最後以成都守縣車勇歸里所至皆有去後思  
先是雪侯之刺祁也余適列史館霍霍賢聲熱傾兩  
耳理衝繁如家政調滿漢若家人視其緩急而先後  
之聞明張安甫知祁州每晨起坐廳事吏抱牘署訖  
輒放衙灌花攤書細讀州之人若不知有守者祁稱

大治雪侯似之及晉農曹余挹其衣冠聆其建白關  
濟如議東省饑減蜀道貢齟榷採買諸大政亦聞亦  
侃不媿古社稷臣因之時相過從載攷世系乃我先  
春公裔爰締兄弟好焉公暇每脫粟相將劇譚夜分  
時選人有以邊徼瘴癘爲憂雪侯掀髯笑曰士行作  
吏不患地荒而患中餒予初合甕甕故播地椰子厚  
所謂非人所居者明萬曆間平楊應龍亂以其地施  
蜀曰遵義迤黔曰平越甕平所隸也犵獠蠻落交權  
於余如子弟然黃平雖黔屬與吾楚毗壤稱易治但



喪亂初平銷數萬粟難銷之滯腐平什伯年不平之  
力役率皆和易而濟移建水建乃烏麼蠻焚人狡而  
疑爨人悍而戾又值土司祿昌賢之變附郡被挾誘  
輒揭竿起事平督師欲乘勝盡劉之余進曰此皆赤  
子也請宣德威給牌示信凡赴治領牌者卽爲良所  
治之麗殊不億爨人爨人遂恂恂謹厚日擊鼓跳舞  
於張宣撫立道之祠至若溪烟等羣洗若上思錯落  
猥獍密邇交趾飛鳶跼跼猶想見馬伏波狄宣徽遺  
躅治多金花木俗言花發瘴起余常嘯歌其下亡何

滇黔畔兩粵蠢動予乘緝捕故註吏議卽掛冠遯歸  
諸蠻環轍號拔余曰臣節在不能復作若父母也以  
此言之人自病瘴耳烟瘴之於人奚恤爲雪侯之言  
蓋如此自出守成都魚鴈往來余得之於棧道峽水  
中蜀賢士徃徃爲余稱道今太守賢成都附會郭帥  
州縣屬三十有一山巉而溪駛經張吳難地滿於蕪  
民疲於驛商困於權農壅於水利太守一一興釐不  
少延諸大僚有積案疑獄無不借太守治又有餘暇  
日從諸弟子講貫於新構之義學堂惟漢文翁僅有



今日蜀人之言蓋有足徵者已賦歸去來後逍遙於  
梅川明水間第族閭之良楛緩急賴之恤育者咸纍  
纍卒年八十有八

贊曰余氏族殷人也自南昌尉公上書劾王大將軍  
鳳掛冠上東門負西漢綱常之重開東漢節義之風  
論者誠知言哉其後文物著姓江漢嶺表彪彪炳炳  
雪侯少負食牛氣壯宦轍所歷天末鳥道馴五溪六  
詔諸蠻如家鷺匪獨其才裕也其大者不顧百口出  
數萬戶於平廬堙井之慘當吳逆背畔時三綱紊矣

雪侯知幾不俟終日何後先交映與上春致余牘猶  
作蠅頭小楷滔滔數百言豈其經伸導引有得於丹  
鼎遺風與後之有事於國史當於循吏貞節間置  
一座匪私焉



聖歡風興於文育事休  
 國史當於酌衷貞道間置  
 并黜煎小滸節節媿百言豈其聲申業氏亦豈然丹  
 書翁咲幾一不翁錄日可翁我交規與土春庭余齋節

家叔母歐陽太君傳

嗚呼婦不幸而甘貧窶勵節烈憲表朝旌何歲蔑有  
 乃若披二南之化頌妊姒之徽洋洋乎音也疇克嗣  
 之若予叔母歐陽太君誠有足稱者焉憶壬子季夏  
 天貺前三日叔母六十度時則屏帳斗爵綺羅簪衣  
 堂陳若市其在山谷野人携筐揭管味味颯颯之聲  
 聞於里巷夫何以愛慕若斯哉蓋由其克孝而能推  
 至順而有為儉以居身惠以濟物自未笄而垂老曾  
 無有間焉者居無何甲輪未滿癸丑孟夏既生魄竟



一傳存集 卷之十一  
乘白雲而去嗚悲矣今乙卯燈後母之孟季二君慶  
繪垂涕告我曰我母沒期有九月矣追憶生平緬其  
行事輒欲紀略以爲家範其如一執筆則淚糜心刺  
歷什伯回不能下兄屬同房又叨三世之知幸爲我  
述之予唯唯不能辭按叔母氏歐陽邑南文庠東來  
先生之季女也有子起嵩起嶷時以班家父子兄妹  
日之性慧而貞靜而敏學步以後依依母膝五歲通  
孝經論語洎復涉獵經傳辛酉母病彌旬月依隨牀  
第晨宵不少懈時又目爲女黃香叔祖母之與東來

從兄弟也間嘗歸寧見其威儀動靜儼然大家體遂  
藉媒妁具六禮至戊辰乃于歸焉是年翁赴京受揀  
選餞送賓朋交相欣羨母獨悽悽不色舒叔詰之曰  
新婦事翁不數月今者獨行數千里外倘闕得北地  
歸事何期叔撫然曰果北地耶我卽往事之不圖庚  
午春竟有泗合山舟次之報母慟哭曰天乎我卒不  
得事我翁也又恐過哀動姑往往隱淚改容追隨左  
右至夜分俟姑寢安而後乃去癸酉歲大無設粥賑  
饑昧爽之交母必親操厨扁隣婦見而詫曰哎啣費



婆心功德大矣又自苦爾爾母正色曰老少男女步顛腹餒只博一瓢粥以緩須臾天方降災焉用自逸大福橋左山右溪乃信虔往來之要道一經春漲行旅爲艱先是母之翁泗印公倡率修之己卯圯於水繼志重興凡備木石給工貲脫釵解珥更殷勞於施粥時壬午姑目忽失明母齋心祈禱凡行則掖坐則侍飲食拱掬必莊物事告語必詳浸假而姑之目豁然矣姑嘗語人曰我不見天日三年餘不至顛倒迷亂者皆賴我女姪之手口以爲我目也里人士皆以

爲孝感云越六年戊子姑歐陽氏卒又越六年甲午夫用安卒又越十年甲辰仲子振紱殤天何不仁降割若是抑或者拂爲動忍而玉成王化之基乎不幾乎堅貞之節已著見於閨門乎紱之妻劉名家女也年艾而只一女相舟自矢與姑相依探造化之機關冰霜嚴而陽和始敷榮者良有以夫不寧惟是叔由庠入貢或以爲政勸之母聞進曰政者正也在身則正一身在家則正一家在鄉則正一鄉有命存焉何用人爲又嘗呼慶繪二子語之曰力之投食猶士之



一備存集 卷之十二  
食祿士年老則退休王樊之事我家歷年久矣當出  
戶其子長當爲之娶已樊子娶後而天復爲樊娶婦  
今生子將負薪矣彌留之際欸欸以孝友恪恭爲訓  
檢所有借券火之母之懿德徽言之畧有如此夫豈  
形管中所能幾及者哉概而論之投畚賃春樂貧不  
改守冰蹈刃之死不同錚錚乎獨行之選也乃若穆  
伯之婦鮑宣之妻不亦中行之階乎鑒於是而特書  
焉是所望於當代立言之君子

黃母熊太君懿行傳

天地間有無才便是德者乎惟土木偶之爲靈昭昭  
也庶幾有之不然有得于中必形諸外卽飛潛動植  
之倫可槩也嘗怪世之相女士者輒執無才便是德  
之說引易之在中饋詩之酒食是議爲証若然凡百  
好迷得一女易牙足矣又奚用轉輾反側爲曾不思  
孔子之嘆才難乎以一婦人而軼于周召畢散之儔  
則宜家之必需于才此尤彰明較著者也然而知德  
者鮮矣惟我能太孺人適足以見一斑焉母邑北熊



質也公女邑西鄧士錦女甥也能居鳳凰山麓鄧席  
紫山之秀世出賢達女子與其女之所生者邑人士  
見質也之有是女咸藉甚歸之及其于締我賓上先  
生也莫不歡欣鼓掌曰以江陵之淑女匹江夏之聖  
童洵兩美必合且推測之不爽也母習詩禮善書筭  
至紡塲繡架備極精緻時賓上佐孀母理家政廟見  
後和順之容端凝之度捫揣敏捷之智出納筭記之  
精會食指之幾千胥醉心而若一至晨昏亭午省視  
無間母夙以孝女稱至是恨不獲事我翁也每遇春

秋則隱痛而潔蘋蘩時際清明煮蒿上達賓上喜而  
語之曰今日之祀禮儀畢備我祖時其享之母曰備  
則備矣其如衣服不齊何賓上曰而謂我闕一領藍  
衫耶鍵幃發憤研慮悅心凡厥洪纖母職八九浸假  
偕伯仲之班鼎足宮牆矣家大烟分埽除佐讀棘闈  
數戰幾得復失母常頌同學少年皆不賤之句以爲  
慰然而德源混混遇所注而科盈焉計授產則高田  
大田處分任地問積貯則千斯萬斯揚播因時出納  
則一銖千銖靡不精詳緩急則疏者戚者咸皆適願



君山之寸基若金五棟七棟之經營廣居不異賓從  
之常來如水九簋七簋之列饌等殺攸分所最難者  
母生八丈夫子不設乳保之姬自嬰而稚而長凡鞠  
育顧復之相尋惟母之一身是賴至若摠若揚若鸞  
若摠之授室也皆于稱未亡人後爲之好逑一門女  
士太和盎然母之亶弘才而彰于懿德者如此鄉使  
賓上得志行義建節開府則朱太母柴夫人不足稱  
譽于前卽令典一郡宰一邑左右撫綏化行江漢也  
何有乃若撥租增護儒庵之田捐金利羅帶橋之涉

迎母氏而終養于家媵修自好之婦女多有之焉足  
爲母表重哉丁巳子月我孺人躋七十度錦屏繡帳  
填塞廊廡猶恐溺于無才便是德之說宰相雷同也  
於是破迂拘之論開賢達之光爰撮畧懿行而爲之  
傳以告秉椽筆而摛詞者



事以古非非事而濟同濟

於其好丑時之備開寶對之共受財畧後於其文  
與遷瀛嶼辭恐闕于無木身長齡之鑄卒時  
為母妻重結丁巳子日非縣人觀于十妻  
獲母凡而祭養于末敬於自致之敬文冬

家振衛妻徐氏節行傳

雍正二年春

聖天子建極綏猷表彰人紀

詔直省各府州縣建忠孝節義祠於學宮之側一時雲  
行雷動窮山僻谷莫不俟應每督學使者巡歷週臚  
列陳請峩峩坊表得依俎豆大約以節著者恒多族  
子文庭痛叔父之久亡傷孀母之苦節年不及例而  
未得大上聞也乃請於族曰孀母徐年十九叔父棄  
世距今而年倍之孤亾嗣祧聞於遐邇曩歲癸卯蒙



吏部左侍郎北平黃公有節並霜筠之旌昨春又蒙  
本府太尊東昌任公有柏舟志潔之獎銀綾硃篆並  
極輝煌孀母捧泣再拜緘秘笥中今十月晦爲叔父  
四十冥壽請而張之於堂其可乎族紳士齊聲曰是  
則達鄉邦而傳京國化者與未亾人均可不朽然徵  
其實者必自家始節行之載錄容可緩乎謂庭曰試  
陳其概隨鄉予拱曰筆削屬公公無辭不已爰按所  
述而爲之識其畧焉徐氏小名素蘂臨川加祿里君  
宣公女士族也幼習女訓年十六嬪文學用楨第三

子振衛結褵後羹湯組紉皆形淑慎不越月卽勸夫  
之學衛就館舍於里之藍陂山圍草暢攻苦烟嵐相  
侵而病病歸臥牀第者三年坐宵待旦雖撫摩扶掖  
挖漩滌穢之瑣細亦不假手侍兒而又時脩堂上之  
婦事堂上人慰之曰爾事爾夫且猶不暇我兩人有  
爾姆媵在何僕僕爲對曰婦職也敢因夫病而或闕  
諸先是仲兄文學振齊之叔子文屢生衛愛之甚凡  
飲食燕處必攜抱與俱卽疾痛呻吟氏引之前而後  
少安焉亡何病日臻自知不起執氏手曰久矣夫煩



苦爾也我將別爾矣語欲吐而不能聲氏矢之曰我事君雖不盡誠靡他可諒何嫌何疑而有隱言衛指其腹曰賴有此其若女何曰後之乎又奚若衛疾聲曰無無如女也屢兒我爾所鍾愛者請立爲後撫而成人我不孝之罪藉爾稍追語未旣相抱而哭聲徹室中父母趨而詢所以侍兒告之故泣且慰曰無庸我兩人願減筭以度爾阨焚祝以祈爾婦生男如不我憐立屢兒斷之今日衛伏枕而叩時辛卯夏五幾望日也翌日而衛竟卒氏於斯時魂已銷而哭無聲

血已枯而擗無力顧娠難必矢死未能天亦當諒其精神保此遺孤何以週虞祭而育迄六歲而殤朝哭夫暮哭兒欲造大棺偕之殉穴乃姑丁撫之曰我家不幸曩歲爾夫死乙未爾翁又死我老矣爾善事予爾不記爾夫之遺言邪諸姑伯姊交相解勸伏念三四月乃於長至候會族戚告於祖堂立屢爲後時年方八齡今偉然丈夫早已授室吾知其嚮學而必有成也氏之守死而得之見聞者如此若夫晚節彌堅光綽楔而備錄其淑行以俟載筆而修彤史之君子



樂餘園叟曰在昔乃祖用楨以予有少長誼知其家世特詳楨之父泰初公與憲初公交越八世弟兄也同方合產永肩一心凡厥私言末由乘間自少壯而老輒怡怡如定交時到今人慕其義雖篤於一本者聞人稱說猶抱歉如楨幼而生母羅見背繼張性嚴厲楨雖抱子而有聲庠序其督責無異少時張素佞佛晚而長齋楨先志承順一切佛說因果每不儉而時修禮之張始終得以慈稱然徵之見聞身受孝名而歸其過于繼母者亦顧其主家政之爲何如人也

氏今以苦節著聞北平東昌之旌章固已赫赫同瞻矣邇惟學憲郡公宮詹梅月川先生用筆謹嚴而並表其微焉曰節孝可風曰節孝流徽重承祀也曰勁節凌霜恤艱貞也春秋一字之榮褒孰大於是嗟嗟人事若此天意若彼豈當道皆明四目而彼蒼竟無老眼邪抑亦顛倒曲成而聚瑞氣于一門也行見昌大其後篤生俊乂爲國忠蓋仰副

聖代表樹之風聲於盛矣維茲後人念之敬哉



節表信血鬼員也青烟一平之樂裏此大位身裝對  
 表其淵深曰簡率可風曰簡率則姦重承顯身由便  
 矣極辨學憲漸公官職赫且川安主用筆驚世前並  
 丹令以苦簡普開北平東昌之款章因以精赫風

族叔元功儒行傳

叔用旦名元功字別字抑賓文學簡在公子也器宇  
 恢弘胸懷磊落讀書之外無他慕誕生之日聲洪大  
 而依永時娉娉老於事者賀曰此三元捷報也重賞  
 之五歲入蒙塾七歲週經書十一歲成文章父閱之  
 喜而疑備菓酒試之叔落筆如飛須臾而草將成父  
 視止之曰無庸授之菓酌之酒摩其頂曰雖菓酒也  
 而毋輕視此即異日鹿鳴瓊林之先兆也揭來試於  
 邑則邑令稱為聖童試於郡則郡公稱為俊稚十六

百一傳存集 卷之十三 樂會圖



歲則受知於學使者由是元功之名洋洋溢溢達西  
江矣先歲禮部抄出取士 新例咨行四天下易八  
股爲策論諸凡裁革彰彰成憲無容贅癸卯科試近  
以士子率難工策論故因之元功持三寸管束行李  
乘風而下儼若仙舟知之者莫不喟然嘆羨曰元功  
此去奪元信有功也何表字之先定歟洎而宴開滕  
閣濟濟踰踰翼日主考率同考官矢於至公堂已命  
之坐而告之曰今科之試入股之終策論之將起也  
自有明以來西江之拔元類多大家我輩亦藉以不

朽今與諸君子約一乃心精乃目無得視爲故事凡  
厥所薦首卷必須於元體中求之越數日有以元功  
卷來薦者主司初閱喜甚再閱則起而執其手曰君  
何處得來元定矣西江縱多才必不能如此卷之光  
燄萬丈也自是科數旣齊磨勘是亟亡如元功亦在  
磨勘中盖因孟藝渡處改爲單行忘乙其稿查對不  
合遂落之嗟乎省元安足以重元功元功又安容藉  
省元以自重矧惟丙午巳卯元功已垂老矣在得失  
何有於元功卽爲元功抱恨者亦且浮雲視之巳予



故跡其儒行述其聲名以解夫世之戚戚於數竒者  
子二長振堯能克家次豫國學堯之子泓有聲庠序

卷之十二終

樂餘園百一偶存集卷之十三

開支姪孫 嵩峻及較

宜黃鄒 山嶧傭氏著

姪 大麟玉書

姪孫明倫敬五 文昇曉蒼全編

傳四

洪潤庵 暨 征和合傳

高士獨行之列傳於史也蓋自逸民一章開其宗類  
聚羣書踵其緒昭昭乎與日月流光矣我宜山川人  
物埒於他邦青壁丹崖每多勝境赤文綠字不乏名



賢孫吳建邑以來千有餘歲惟仙鄉李郭紀載於近代類編中先生當宋南渡後詣闕上書不用退而築室查舖著書四十萬言以視晉州男子所獻三十字過之遠甚何宋史既不獲聞而宋元明以上之大作家未嘗脩見心竊疑之伏念纂集之家全憑本傳我宜記注在譜譜之爲帙煩而雜例不得給與他姓若夫北地南江雖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必修耆舊一傳傳之爲帙約而該可以持贈而流行奕世是傳也所當繼譜事而作之書也予矢志欲修每遇宗黨之賢者切切言之族叔及上高士也忘分而締素心近承有道之旌聞

聖天子旁求遺集趨而語我曰耆舊傳君當速成以仰承發微顯幽之德意予曰叔見聞多而品題確曾無一二可言者乎叔曰有之且屬父子其如涉於嫺好何予曰內舉尚不避夫何疑叔爽然曰洪姓璜名玉尺字潤庵其別字也世居仙七都硤石去李先生查舖不數里其爲人也淡薄以持志潔清以澄源好讀書不爲功名樂交遊不干聲譽淒風冷雨賦新詩以



寫懷美景良辰聚故交而涉趣課讀而外無營營家計之私涉世以來率蕩蕩飲和之致居無何寇深矣家廟毀畫潤庵自是孳孳弗遑矣朝而度材夕而謀費經年越歲而祠寢乃飭未已也必使牲牲器皿衣服之無不脩而發育乎祭田尤未已也必使大宗小宗本支分支之無或淆而謹嚴乎宗譜雖在同事仁孝一心然跡潤庵之生平經濟之才賢勞之役見之三事而已予振衣而起曰遐哉此君儒行之選也樂其所樂與天爲徒憂其所憂惇人之紀是父馳我

神乎是子更願聞之叔曰唯唯潤菴有丈夫子三長君名善字近仁一字征和生遘慈母呱呱孺子之哀幼事嚴君霍霍聖童之譽授經博洽不僅趨庭讀禮精詳逾於守墓時則仲氏亭午季弟重光皆未出幼爲之延名師而養其正求淑媛而理其家擴甫田厦屋而寧其居食兄也如父矣推而至于鄉閭其接之也敬其謀之也惠其或大禮大故而無其力則發粟解囊曾不少待焉百族也如一家矣其他排解紛難消彌寇盜未可僕僕贅也征和亦三丈夫子長旭且



百一傳在集卷之二十三  
俊穎妙才有聲邑里惜未壽其年次賓文繼述有光  
更得右軍書法至今隻字片牋人皆觀求而不能必  
得季子周球學純養粹名著雍中意者天眷孝德培  
兩枝而羣芳皇發良可券焉予曰孝也者仁也一元  
之所發萬善之所歸也叔之言善合天心爲語季君  
敬之哉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其斯之謂也夫  
贊曰宛彼風流異撰可方矧惟述者養志能襄在後  
之人克明性道擴三洪之偉業四洪之文章不徒有  
光耆舊而且流上下百世之芳

家妹英節孝傳

開支叔及上先生有長女曰英貞靜而有爲幽閒而  
無逸初學語母訓之字句輒記誦不忘間從父兄論  
古今事微言輒中節叔摩其頂曰女胡爲乎女耶答  
曰命也惟父母實子之歲丙戌歸于神岡獻畫應先  
生之仲子天垣入戶則杯案莊拜廟則俎豆香進厨  
則蘊藻呈芳晨昏則鬱葱佳氣克塞乎高堂浸假被  
于同室達于閭里賢德之聲稱溢溢洋洋者矣垣之  
生也父夢自天垣中抱來故名之年十一從父讀書



便究問太極圖說族庠露客稱爲神童垣之父兆龍  
獻畫字也邑廩膳貧不能祿養養之色五歲母見背  
於于繼母也尤加謹焉神岡堡中有老萊子之稱兆  
龍之父朝侍字右伯朝侍之父煒皆強力行善先是  
順治子丑間山寇播毒徧無噍類相誠神岡有應右  
伯公善人也慎無往又寧都接壤我宜明季時黎家  
灣寇嘯聚萬餘長吏畏蕙不敢報煒公以一青衿叩  
撫軍轅發師平之之二事列史羣書中有幾人哉然  
世遠人亾顧念英妹之守禮達義追惟世德相得益

彰云戊子垣之孟子繼照生越三年有事往寧忽無  
疾嗒然卒時辛卯秋七月 日也得年二十有三  
旅櫬歸來天沉地裂英仰瞻俯顧哭伏柩前曰君往  
矣請君無憂君有尊我兼子君有孤我兼父君無恒  
產我以機杼爲甫田以針線爲耒耜以十指爲農夫  
假我以年必不令孤怠荒於學從此我又何憂惟求  
無愧于未亾耳翁姑聽之稍慰而安冬十一月遺腹  
子復一生明年翁又卒叔母念女頻遭降割地相距  
約百里使人顧問徒報女言我往視之方下轎周遭



四顧曠若荒亭不覺失聲曰兒苦一至于此答曰兒不苦齊䟽之服飭粥之食苦之寢塊之枕居喪者皆然言未既應母出各斂衽相慰謝越信宿叔母歸欲英從泣告曰母來兒送禮也念兒夫服未周翁卒不過匝月

設若兒送母歸使惻惻一姑居堊廬中兒固不敢亦知母之必不忍也叔母領之遺之金歸述而大慟英兄弟羣進曰允矣命也英姑方五歲時父摩其頂而惜其不子答有願父母實子之語請踐斯言竟以子視之相宅均田不宜緩也同室

家人聞之皆大悅歲在丙申計乃翁之服闋吉蠲并迂應母第期分先後耳英今行年五十有三矣予不避而爲之傳且以樂吾叔有女儒行而爲之子者抑亦振古之一大佳話也

贊曰仰彼三垣運會于元自此中來根盤太清可久可大發斐斯神誰其匹者我家阿英或稱寶婺亦曰天孫天方歷試家則相成洽于父母暨乎弟昆造成孤學既詳且精太和泱泱克塞兩門于嗟乎元會一夢軒茲昭昭於承明之廬而自我桃源



天將天女靈... 亦學潤精且... 天將天女靈... 亦學潤精且...

我人謂之... 亦學潤精且... 我人謂之... 亦學潤精且...

黃孝子亦謙續傳

康熙庚子春予假館京畿展家報側知親家黃賓上  
先生卒於昨臘之十有九日其四子亦謙以死殉心  
搖手戰殊不勝悲已爲之傳筆淫淫不能下又不勝  
反之覆之蓋亦謙資敏而好學好學者必深思傳成  
門人黃玉圃侍御見之三復長嘆曰孝哉亦謙得其  
死有斯文竟能得不死不當秘請亟付之梓一時名  
卿詞客相率嘉與而贈之言惟江副憲宜笏先生紀  
述京江顧孝子事

見前傳又墓志銘

其行一大類此不禁狂



喜過量意謂於亦謙也可長樹而無憾洎甲辰歸乃得聞所未聞勃然怒然赭於面而擣於心縱導江決河不能洗此尤悔是又何說哉亦謙抱惠愛之忱期顯揚之速豈不曰父年逾艾弗獲縮半綬鄉當養猶且恤一家生事何其縱五鼎乎奚補有母不匱在七穆也猶繁其性定其情苦其從容而成仁孝有不待易簣之辰久已薄青天而入黃泉矣是以望望廬而退處當大事而不經嗚嗚咽咽若病若狂蓬頭跣足不于於曲山園曲山園者去家不里許賓上所築之

館地旁建小刹以爲館護者也時方闋喪延僧衆設人天供亦謙啟鑰入室舉平日所作所習之今古文又舉父平日所授所評校之今古文積薪山麓置書其上致禮先師端肅頓首鬱祇引炬火光閃爍爲玄霧爲青燐爲白蝴蝶爲紅杜鵑莫可名狀時則僧有閒遊者見而駭愕彼焉知其所爲云何也是夜子分經于孝慢之夾側嗟夫忠孝節義以死事而見於經傳者大率出於一時激烈之爲惟屈子平不徂乎君乃著離騷而沉湘水亦謙鍾愛於父而不能報父



百一傳存集 卷之十三  
故舉夙課而付祖龍一變一常無忝至德夫何倉卒  
執筆弗諮弗詢不幾乎悔至而心自燒乎予過矣予  
過矣然疇昔之所疑爲愚也者噫顏氏子不違之愚  
也夫抑亦寧大夫不可及之愚也夫

甘羅年十二說秦拜上卿然亦藉祖茂之聲望耳  
我賓上以五尺童子當三年荼毒之逋寇調馴若  
猢猻屋不毀畫田不草萊勒餉拷索之慘並離鉗  
網至今父老所談振古無聞焉尹伯奇不得於後  
母怨慕而死百世下履霜之操得之昌黎亦謙得

於父而且順悲其父之不辰棄巨產割幼妻從容  
焚書以殉過之不大遠乎此二事蓋經天拔地之  
不可湮沒者予之作傳也蓋以當今之世有慷慨  
殉父若此而志古之道抑揚反覆不得不如此也  
何其從容權度之無遺也故不憚爲之後傳又念  
當代之名卿巨公衆矣大書特書者之不必待數  
百年後之昌黎也于是乎再識



家振綬妻黃氏苦節傳

雍正八年庚戌冬吾郡重修志書成嫂氏黃苦節著聞司筆者不能揜錄其姓氏有若郭公夏五而已氏之長孫明耀痛祖母節行之不傳而且譌鄒爲邱恐後子孫之無徵也哀請予言而紀其實嗚呼嗟乎傷哉貧也微耀請予能已于言耶按氏小字媛姑崇仁四十都嶸坑黃公女黃固崇之望族也嶸坑近閩之光澤系出德亨先生後先生遊朱呂之門故其世以忠孝廉節相尙氏夙稟家訓兼通女誡方彳髻時勤



孝養習組紉跬步必閑笑言必正蟬坑之宗人目而  
羨之曰設此女而男吾家渙公謙公再見矣渙卽德  
亨謙乃渙之兄字德柄並從事晦庵東萊兩先生云  
年及笄嬪予族兄振綬結褵之夕破屋繩牀殘書禿  
管有賢女子所不能堪者氏處之恬如也綬賦性通  
儗不肯以面目事人負郭之田幾何變置殆盡或日  
屈亭午不火氏機杼剪尺閑習無倦容時有鄰婦諷  
之曰而不見西隣之子乎家無立錐身無寸藝徒藉  
心計口給罔水行舟終日沽酒攜鮮厨烟不絕以視

而夫磴磴守窮匪朝匪夕其若之何氏艷然曰我聞  
古之君子三旬九食到今談者口芬我夫自食其力  
我又以十指供空乏縱貧不至乎是彼饜足者流烏  
足齒于人類耶隣婦微笑斂衽而退夫何綬病彌留  
自知不起語氏曰我累而我素知而而年少而子方  
五歲我家無一遺拖畚無地無徒自苦氣扼塞而不  
能聲氏疾聲曰君此言尙謂知我耶君設不幸我矢  
以此子爲存必不令其呼他人父也不其延而綬  
卒氏大慟曰我夫何辜胡天降割而又遺此特苗不



得相從于地下言未既卒仆于地諸姑姆嬭救之甦時隣婦在傍亦為之太息泣下而檢視棺衾竭情無憾嗣後紡績孤幃焚松竹以繼晷易米煮糜漬精寶者哺孤而自飲其瀋如是者有年甲寅閩寇作難有渠魁盤踞我里肆荼毒者越三年是時螿聚萬餘鞋襪之需貴于珍寶氏剪裂衣裙而為之具孤攜之出爭相購買日倍且增是天哀此惻惻而使之有成也亡何寇內相鬩孤不期為之獲痛哭不肯隨去將刃之有里中民為其左右者告之曰此鄒寡婦兒也苦

節多年相依為命此子死則其母隨死是無辜傷兩命也寇曰信乎此子不畏死亦孝子也給號記與之歸洎而喪亂既平氏從茲有餘積矣孤稍長能克其家為之娶婦天啟其後次第生四男子孤更不幸而中天氏撫而祝之曰兒死無悲兒事我數十年兒當歸事而父于泉下為我報而父不能成而名益而筭我之罪也自是撫鞠諸孫遇物必飭言誠之謹行率之端衣食告之艱難事業歸之忠孝身稍逸而提撕不倦歷年七十有五而卒氏之堅苦節而識大體者



百一傳存集 卷之十三  
有如此

樂餘園叟曰自忠孝節義之有祠也衢巷蒸蒸雖庸夫穉子亦且過之而生敬

皇上振興風俗誠漸被無疆焉夫祠以書名史以紀實史也者取各國之書而裁成之也然則邑志郡志通志不猶之三坎之說與酌其盈科在乎濬者之有道坎而濫觴猶或過之乃若塞源將挹取之何從也予之不憚連累豈爲族嫂氏之無徵也夫噫可慨也已

黃丹起傳

代

黃暉字丹起黃采弟居處生業了不異人惟能文不應試讀書尋樂齋與予居近卽謂予可與言因假其館肄業見其案頭惟五經性理書尤耽玩周易春秋于先儒講義會心者輒手抄錄記久或成卷帙終日閒居不聞聲息予視之問曰得毋讀書倦睡乎笑答曰讀書而倦睡是書中全無義理也階前植一草蘭頗青倩時靜對之曰喜其似我心耳日間寄食僧舍夜則端坐不寐嘗曰人生幾何半廢于寢昏過靜夜



平旦之氣大爲可惜性嗜酒微酣後嘗散步江干林  
臯間興至輒有吟咏不着意亦不示人予嘗舉書中  
疑義就質皆能剖晰底奧因論古今人物無不鑿鑿  
指陳高下及他友來則惟問寒暄間及世事絕不及  
書中一語也每看時下制藝曰風氣卑靡不久必變  
變則惟金正希陳大士作尙有見解然其時習舉業  
人亦未有談及金陳者間時亦好覽南華楞嚴書予  
問之答曰吾能深悉其旨但不爲之惑耳見予所爲  
時文曰子文殊佳將來取科第登仕宦非難要知其  
全無與性情事也予深味其言其爲人襟懷瀟灑志  
趣高明使遇濂溪康節二公必應見賞若立于程門  
定許其已見大意也惜其不永中年而卒且無子其  
所爲摘錄經義及咏吟篇章俱片紙無存矣噫丹起  
無求于人人亦無有知之者與予交遊在四十年前  
迄今處官場中每回憶亾友之言不覺熱場冰釋丹  
起誠予益友而予亦頗爲知心也作黃墩傳



孫令或言惠中我聞勳斗文之言不覺無憂來驟其  
無求于人亦無有味之者與于交遊亦曰才學前  
後為離於登美及利令篇章則其殊無益矣然其  
實情其子良大意也昔其不永中平而卒且無子其  
職高則外職勳與惠清二公必勳見其子孫其  
全無與卦辭專也于利和其言其為人辨難酸如

衆香國王傳

王欲效法天師曰吾聞觀音大士亦嘗

衆香國王者姓黃名蜚一曰萬字玄壺其先出循蜚  
之代有黃神氏能搏陰陽挽造化厭茹毛飲血而獨  
挹清芬王纘其緒建國於衆香中其性儻銳其色青  
蒼其體圓健端拱一臺班行森布有將有相有先後  
奔走羣從各具利器以自衛人犯之輒螫王獨否凡  
環衛王居皆明翼伏息莫敢或肆王生子復爲王分  
封時老王遜位而出各統其半從王出者必布圓陣  
如渾毬左右王所秩然不亂日則羣從四出尋芳拾



翠倚玉吮香竊仙圃之靈葩啜上林之繡頰郁郁菲  
菲煌煌扈扈各採載落英而歸奉於王王取其一其  
餘築房以濟人世之甘旨厥後風氣漸開凡尊卑之  
分宮室之制朝列之儀繼統封建賦稅什一之規率  
本諸此自唐虞夏后商周以來分土萬千百國秦并  
六雄列郡縣日新月異而王則無爲而治不威而畏  
會不受其損益焉族類繁多或依水木緣土石曰壇  
曰獨曰貉曰菌曰赤翅曰獨脚皆黃神氏之不才子  
肆毒輒殺人王特放之荆粵巴蜀間雖有尤物若細

腰者能以香色悅楚靈王若鸞者能出鳳聲悅唐德  
宗王以爲非我族類弗齒也與南柯爲隣國其建置  
大都相似但其國卑墊有水患又其俗好武喜戰征  
惟腥膻之是逐王絕之不與通又介於四大之間有  
毛國之王曰元枵鱗國之王曰純乾羽國之王曰靈  
質介國之王曰元夫世莫不瞻仰憑吊羣從中有欲  
攀附以爲光寵啟於王王嘆曰噲哄誰爲乃公策者  
高名上帝所忌予國雖褊小以一粒貯乾坤足矣卒  
之此四國者或醢夏庭或獲魯狩或膏漢室或鋸楚



百一 偶存集 卷之十三  
宮其後嗣亦不顯灼於人間世而王之子姓歡聚無  
間遍育於大千世界無有紀極云  
野史氏曰齊女潔也而善歌野娥麗也而善舞假令  
聘之以爲妃收之以爲使相得益彰非不甚善而王  
不爾者蓋以不貳不測全我天真而已昔者明太祖  
信星命訪有歲月日時與之相合者詢其所資以所  
育十三桶之蜜蜂對太祖悟舉十三國之方伯匹之  
延至於今若十三桶之生息不啻恒河沙數若所謂  
屏藩者夫安在哉

樂餘園百一 偶存集卷之十四

開支姪孫 嵩峻及較

宜黃鄒

山嶧傭氏著

姪

大麟玉書

姪孫明倫敬五

文昇曉蒼全編

墓志銘一

孝靖黃六字暨周氏吳氏合葬墓碑誌

公諱卿字子加別字六字隱君貞吾次子歲貢生任  
南康教授某之孫鄉舉任廣州節推某之元孫生而  
性純才達好讀書遇孝友節儉之章則高吟神往年



方舞勺慈親見背率嬰啼孺慕之真慘傷里巷已貞  
吾秉義不再娶公則以子道而供內職主酒漿潔牀  
第浣衣結襪暇則執經卷而披吟於側夜分定寢後  
篝燈僻隅默誦心惟曉光熒熒與燈光掩映貞吾撫  
而歎曰昌吾家者子也家無斗筲聲出金石伊古之  
人然岌岌難矣公仰而思俛而泣冀日後鼎鍾之養  
與目前菽水之供孰緩孰急父命我也竭力耕田子  
職在是於是束詩書市錢縛脫深衣被襖襪相原隰  
之高下因節候而耕穫時有野農見而笑曰若儒家

子焉知耕抑知我等之手足豈而等咬文嚼字之口  
牙足並乎公聞之不以為怪而且尊之為主伯曾未  
幾而青黃徧野有若鳥爲之耘而獸爲之耨也自是  
廩積頗餘家無主婦又不敢過煩尊人貞吾惻隱滿  
腔每每發餘粟以周空乏而時或未便公體之乃進  
其筮鑰貞吾遂大快足其志焉公幾古人授室之年  
聞周公家有令淑因媒妁而備六禮求之其時黍稷  
雖充彼茨茨者幾何伯什石則塞破環堵矣孺人則  
擗擋有式而畜養尤勤偕夫子食稗茹蔬進精鑿肥



甘以供晨夕且威儀棣棣諸姑伯姊莫不奉爲女宗  
嗣是闔室雍和百爲順利又未幾而黃白盈筥有若  
天爲之雨金又爲之雨錢也向之笑之者以讀書人  
之徙業於耕其惟古之田祖耶亡何周孺人卒替客  
有以吳氏之女請公泣然曰我不孝敢不守父之義  
客曰時不同也請三思之不已乃撫絃而再續焉自  
吳之繼周也一如曹之代蕭女誠母儀守而弗失說  
者謂周與吳均同姓任姒之遺教于今再見不謂六  
字兼而有之此無他公之孝友感神作合之緣夫豈

偶然哉公之事其兄也無異事貞吾日後變雖析而  
肥瘠之速怡怡之色迄垂老無間其迪訓子孫也引  
經據史論人論世必隱括而歸之天性又媿媿以敦  
倫紀紹書香爲傳世滋大計要而論之公之孝友恨  
乎天德達於王道德則不孤道則多助周發其祥而  
吳則代有終焉以故身雖勞而心恒逸行雖儉而惠  
常周性雖和平見義而爲之必力年逾中壽澤流五  
世到于今子姓則百食指盈千父父子子兄弟弟弟  
夫夫婦婦長長幼幼交相敬愛而諾誥無聞傳所稱



百一傳存集 卷之十四 三  
樂會圖  
肅家門若朝闕者亦未必蕃延有若斯也按愛親秉  
德之謂孝恭已安衆之謂靖尊爲孝靖先生古之制  
也於今爲烈與爲之銘曰  
伊昔文疆七齡母違公也紹衣啓佑光輝有周鳳侶  
有吳燕處宛彼君山從之二女秉禮溫文束帶繽紛  
矯矯赤鯉庭躍青雲其形伊何仙人引掌奕世焜煌  
運之其上

曾繡峯墓志銘

公應雷名一鳴字別字繡峯臨之百五都上麓人遠  
祖南豐文定公鞏生某某至二十三世生繼南公公  
其長子也始娶本里黃無出繼娶建昌南城趙三娶  
延平南屏魯子三人潢灝淳潢灝趙出淳魯出生明  
崇禎五年癸酉詎今康熙三十年辛未卒享年五十  
有九越三年癸酉葬本邑九十六都羅坑山騎龍穴  
依先人金三公兆左葬後之七年子潢灝輩不忍死  
其父持行畧而乞銘于予予念當世學士大夫輒泚



筆爲人銘揚其不虞據其不類率千夫如一行百藝  
如一文者久矣夫銘之不足以名也乃如公者其孝  
友大節固無愧大賢名哲之後而幽光潛德有家之  
人不能言途之人不能述也余與公素其知之有獨  
深者是惡可以不誌也按公父繼南公席時休暇力  
足自辦不幸值漕解舟沒而家蕩然維時甫十三齡  
奮而興曰丈夫何苦貧所苦者埋殺句讀中耳爰棄  
舉子業入閩客劍津大際天幸權奇奇生權羸羸溢  
府谷官山兆開金穴此固計生之所不能爭而陶猗

之所不能埒者也公爲人魁岸豪爽樂推人誠延之  
賢者傾以心卽鴛鷺剛悍之徒輒唯唯從公而無敢  
或二曩者寅卯之交海澨皆狂脫公一搖足則內漕  
外鎮可指顧得陷居危亂坐擁厚實身不朽而禍不  
罹如公者有幾人乎時多捷足因事建功假名號名  
謂之義旅率皆騎墻以俟左右手秦漢人有爲公言  
者公謝之借使徇時則恢恢乎邀朝家之寵分鎮協  
之麾矣大地多才仕途應選公雄于貲抽毫于氈則  
黃蓋金魚不其年而游至張廷尉卜大夫豈異人任



者哉公之隱節達識如此不誠有大過夫人者噫歎  
嘻乎微之又微也若夫大啓以克孝念鞠以克友濟  
人困乏攜人危難焚券市義以克隣族紛皆實行備  
率是而張皇鋪序亦類乎今之學士大夫之爲人銘  
者傳信滋以傳疑也余故畧之則不誌之深于誌也  
銘曰  
誰美新智不穀誰逃秦力不足啍而大車脫其輻軼  
而趨影蹶其足公如何韞之匱有山星羅藏斯荆玉

家歐陽太君暨太學尚民貢士康民祔葬墓志銘代  
予承乏撫郡越十稔樂其山水相縈煙火相望士多  
經學民鮮浮夸其在閨門熟聞內則藉之養拙未獲  
罪於父老子弟今者奉檄引見徧採風謠以爲對  
揚之地乃乘扁舟至宜之潭溪假憇於鄒氏家廟之  
東偏一時都人士擁護親愛如家人予固樂之而且  
愧無甚惠澤而至於斯也已太學生鄒子振經捧家  
狀再拜而請曰祖母歐陽氏順治庚子舉人生大父  
啟淑之配也監生用賓生之父歲貢生用安生之叔



父也閩訓家修稱於宗黨鄉也祔葬黃壚久礱碣石  
茲幸禧帷至止敢乞一言以垂不朽時則從旁觀者  
率稱道無間揚善樹聲責猶在也夫焉能以不文辭  
按狀孺人姓歐陽爲宜邑望族紹廬陵之裔毓秀中  
閩年及笄嬪於泗印鄒君髫年夙慧樹幟於童子軍  
中第門戶式微孺人依寡母自孺人于歸後入厨則芬  
馨聞登堂則和順聚組紉擷搗輒佐匹於泗印君君  
蓋前潁州貳虛室先生之曾孫也創遺大厦子姓瓜  
分厥後咸委而棄之夫有力者而且侵逼泗印君之

固守也孺人啓之曰祖基可念一木難支君負長才  
捲土重興未可知也曷不徙而之他泗印君領之不  
移時而復歸於一豈非世德之厚天固爲賢者驅除  
而孺人之遠識爲不可幾及也泗印君年十八入上  
岸越二年登賢書孺人未嘗以縣君榮編衣綦巾不  
改其素所性禮賢而仁下時偶宴會設寒具座中有  
嗜者食之旣孺人復親厨而進之邨民入市粥樵蔬  
或平其值孺人量裁益之賢者輸誠愚者報力泗印  
君之聲譽日隆多矣乎孺人之助也夫何閩寇發難



毒流我土泗印君舉室避之漕源孺人曰遊魂能幾  
何時不足畏所畏者凶年耳當茲穀值賤積之爲宜  
泗印君曰積固宜矣茅屋數椽夫將焉貯孺人曰予  
籌之久矣乃舉屋後有墻洞深且廣率土人削之平  
用火燔熟其土周遭以木支架可積千數百石已填  
泥封戶若邱陵然寇平石米至四五千錢泗印君發  
之而饑民藉以濟語云仁義未嘗不利良有以夫泗  
印君懷抱利器計偕北上人皆引領順治辛丑康熙  
己未皆經閱薦至公堂咸賞之偶以一二字乙卒不

遇歸酒後耳熱未免愠色孺人曰君何重視黃印爲  
也人貴能自立耳立則一第可傳不則三元奚補言  
未旣泗印君長嘯而且浮大白居無何應歲在己巳  
之讖泗印君赴京就選銓期稍後束裝適歸爾乃朔  
易風嚴卒於泗合山舟次孺人聞而大慟曰痛哉我  
夫子何至於斯耶爰卽素舫迎喪壘廬受弔哀感合  
禮又何言與已而命孟子霖曰汝父語余制產當兵  
燹之餘冊籍難稽今不詳責在汝矣霖蓋曠世俊才  
也少年卽食餼爲庠序長人是抱圖冊履隴畝其疆



一傳不集 卷之十四  
畔越者正之合勺遺者收之人皆稱孟子之賢而不  
知孺人啓之也歲丁丑大饑孺人聞而輟食語三子  
曰市有米乎塗有殍乎溝壑容有老稚乎汝輩其念  
之霖與賓與安順毋意設粥於祠藉是而存活者日  
不知其幾千百人也越六年壬午孟子病捐館舍孺  
人積憂長哭遂至喪明者幾三年賓與安日求良醫  
而夜禱於神有醫者用鍼法一撥雙眸瞭瞭此蓋天  
之眷我孺人如謂醫士之神何按驗未有多聞耶孺  
人舉四丈夫子季旣早殤孟復不祿所晨昏膝下者

惟仲賓與叔安而已賓曠達而果且藝危疑憂隱之  
事人百慮而不能決者賓一億而卽中邑里有大建  
置必諮訪於賓竹屑木頭皆無棄物蜚聲太學良才  
之選也安稟性沉潛言期期而應事剛決不出戶庭  
而聲聞藉甚遊泮林貢橋門若使擊周宣之石鼓則  
堦筮交應惜也二君不獲有其年也當著雍元默之  
歲仲子又從修文去斯時也孺人之神氣銷亡惟吞  
聲曰生兒四而降割其三何樂於人世母卽葬賓以  
待我孰意叔子後母四年亦相從地下矣嗟乎四德



彰于臺三珠耀於庭豈皇天無老眼哉良以晦于前者顯於後是則可銘也已銘曰

宛彼汝水湜湜渟淵白馬繡如邁跡牛眠有母歐陽  
既智且賢築室長夜受眷于天二子從之燕翼蟬聯  
吁嗟乎晨鍾暮鼓金石宣辨香直與紫雲連樂哉斯  
邱十千年

明威將軍功加守備降補廣信營分防玉永二縣右  
司家叔鼎元墓志銘

嗚呼四郊多壘七騶成駕其邀幸於功名之會者天  
也要亦視夫人之所為何如耳是故傑閣之鈴不及  
吳門之柝侏儒之飽難方執戟之饑彼建高牙擁巨  
纛生榮而歿即已焉者何可勝道乃若伯考之邦傑  
小戎之君子每一誦之齒猶芬焉此又何說哉豈非  
出處之間得於所性之天有較然不同者在耶以夙  
昔之所聞見而追念我叔輒不禁低徊而嘆慕云叔



蓋冠裳詩禮之大家也我族自一翁發蹟邑西遺安  
肇遷我里類皆名進士光昭史乘逝傳慶源而後開  
枝歷思太世經莫不樂善慕義邀天家冠帶品階之  
寵曾祖見吾以賢書歷貳高州守祖應虞父夢正並  
有聲庠序叔負用世才貌魁梧而髭髯秀美讀書一  
誦不忘獵涉于三畧九章之學夫何誕生之辰正值  
天運更新之會喪亂甫定食無種而居無堵者豈惟  
叔哉叔以累世紳士之家降割尤甚流離瑣尾備生  
人未有之苦趣探囊十有七文躡屨他遊輒鬱鬱不

得志已附舟會城得食餼於督標隸中軍史副戎部

史名得勝  
遼陽人

史大家子也見叔如素心交試馬談兵尊

于上幕去家帶水有父在堂或迎養或繼粟繼肉縱  
行役千數百里外帛絮金錢附遺弗少間癸丑逆填  
發難八閩繼之明年僞左翼易某奪杉關據建昌假  
名號而播虐郡邑者在在蠶起瑞陽省會之門戶也  
上高新安已爲寇奪撫之樂安處萬山中與吉州接  
壤逆吳之驍騎韓大任盤踞而窺江漢江機海上之  
遊魂楊一豹我撫之防守叛而之閩者皆假僞爵張



大將軍旂號潛伏信之江潯封禁山中甲寅從大兵  
進勦瑞州而上新復丁巳力戰龍泉銅鼓而樂安平  
戊午隨征信州奪杉關直搗黃柏嶺何家寨而江楊  
二寇宵遁凡厥酣戰叔不以介士之微擣虛冒險一  
夫鼓勇三軍壯氣迴東西湖于旣倒大江以之安瀾  
先是叔之父夢正初聞閩警走筆戒之曰閩疆蠢動  
必及我邦而食公家糈正致身報國之時傳曰戰陣  
不力非孝也勉旃無以我爲念叔拜受藏弄于笥不  
其延捐館舍諸父伯叔括疇昔附寄之資喪葬皆成

禮叔聞寢苦泣血勺水不入口者二晝夜史持豆粥  
呼之曰起起此何時而之里尙爲樂燦魚潛釜而不  
受乃翁之治命乎叔奮然嗽血曰某罪當誅旣不敢  
二其身以養生焉敢二其心以殉死耶時則征瑞州  
奏凱歸來之明年也已未制府董會征湖南史爲之  
前驅叔進問于史曰閩已歸誠寇喪一臂且老賊受  
冥戮衆擁孺子以居奇惟湖山之險是恃在洞庭我  
師樹梅花樁遊魚不能渡所恃黃茅嶺鳥道猿崖度  
難徧備主君適受其處請精選健徒數百人擇險而



登用火攻則四望皆鳥獸散斬關前進石巷大崖可  
以先聲奪收復鎮遠衛府駐師貴竹飲馬昆明是不  
難計日而定史躍然拊叔背曰此下陰平收蜀計也  
所恃在君祈天相之八月毒霧迷天落葉聲有如宵  
柝史得謀者言用鄉導叔偕諸力士匍巖匐峭登于  
絕巘毬車一擊石吼山鳴從此聞風莫不披靡一一  
如叔言嗟乎是役也雖授之副叅猶不免太息乃僅  
僅邀大司馬一守戎劄且待銓不能得降選而之玉  
永玉背八閩而面兩越永襟鄱陽而帶瑞洪喪亂甫

定剽魚穴狐之盜

水賊殺人去其內沉之江則屍不  
浮山賊挖大獸穴殺人投其內則

滅徧于道路叔于水道也設循環簿令往來舟子登  
記于汎通相稽查陸路也張卯行酉宿之諭飭所在  
汎兵協同旅店鳴鉦川邏由是玉永之山澤無攘竊  
之跡矣又嘗進父老子弟與之恤五六年之貼危講  
十六條之

上諭久之漸濡德教相率奉祿位而祀于關壯繆之廟  
叔不安也引年而歸拜墓之頃血殷宿草旁觀者不  
忍俛視堂姪振庚掖之起曰叔何哀痛若斯鄉蒙叔



眷念宗祧爲我娶婦又爲我父繼娶亦既生子不幸所娶所生率先後死姪老矣四世相傳仔肩在叔倘過哀有傷泉下人能無恫耶叔揮淚唯唯不寧唯是慶源守善之兩祠築于道旁者幾數十年叔爲之經理而權其生息豎造需費惟所司是問追呼莫應粥貸而賂塾者若干錢且檢諸券付之火誠不敢以新家廟故結怨于子姓若是者近乎義岱五沙灣之莊鄰有趙甲錢乙者貧而逋負纍纍將出其妻叔念甲乙皆孤枝不忍坐視其妻出而累世爲若放鬼資之

金粟俸不去幃今有子皆能負薪矣若是者近乎仁世道之尚競也一二白晝之鬼佯釋而陰唆往往睡眦之忿經府憲而不息叔于大紛也必解大難也必排縱大力者鼓之而起則必大聲奮臂曾無顧忌旣而頑悍僉壬罔不輸服焉若是者近乎勇居嘗訓戒諸子曰我家入葉衣冠或以德義聞或以文章顯獨我遭世變出于戎伍紹聞衣德所望者而而所成者師先其品後其文以敬業也豐其饌腆其俸以尚賢也歷二十年而不易猶藍必浸濡而後深青也人生



有三而曹敬體之無忽凡若此叔之備善於出處之間者發之天性裕如也矧夫更有能人所不能者好色人之所欲也往破偏橋得二婦美而艷相其體致不常詢之果儒家婦扁于密室亟命健兒覓其夫得而付之時有族子同事怒其不我遂也往往拔刀相向未幾犯軍法當刑叔宵馳數百里營救而使之歸負義人之所惡也有不類之本枝犯城旦春期滿回家叔有主客庄憐其貧命之收理歷有年所侵觸者幾過半終其身竟不結筭厥後母妻死贈之棺季子

鰥爲之聘斯二者過欲恤宗柳下之所不能若希文之所不能徧卽此可銘不致貽中郎之恥也

銘曰宛彼流泉一勺涓涓歷乎坎坳挹以漪漣丕靖潢池若決江淵滌洞懷玉峴石猶傳旋追讓井沃汲家園逝者如斯焉能久漩俛溯黃河亦回於天維茲玄冥錫光龍眠爰滋二水激澗百川昆謀立表曰北源阡



家貢士遠著墓志銘

聞之華封之祝括以福壽多男洪範之疇備舉而不  
及於子豈非男多而賢不肖之相雜不足以上天意  
而協人和當今之世有善士而若此雖遠在什伯里  
外猶且聞而愴心隱痛矧聯之以親族要之以好會  
其臨喪則長哀過門則紆避又安能吮毫着墨而述  
其生平乎若族弟聲振君者惟予習處而得其真也  
乃猶以不忍不文而固辭焉則蔽賢之實可勝道與  
君固明孝廉考授知縣改選外翰岱雲公之第七子



白一傳存身 卷之十四  
也恭以持已儉以居身溫柔敦厚以應物而皆發之  
於太和之氣是以元配聿謝繼太君陳協鳳凰于飛  
之吉逆寇甫平值物價賤席什仟廣大之安際會文  
明貢辟雍而聲騰石鼓畱心里巷會同人而創置社  
倉以至病者藥之貧者濟之當大無餓莩之凶發粟  
糜以賑之遇有大建置百之十之樂助不少吝鬱鬱  
乎葱葱乎太和之氣不在宇宙而在君之一身矣若  
夫多男之頌猶爲曠古所難者視元凱則遜其二視  
七穆則逾其三傳所稱文王所生十子猶且有三叔

之不類若君之所生也長者貢太學幼者習詩書緝  
緝蒸蒸無一驕奢淫佚之習說者謂君孝友之所致  
岱雲公老年卧牀入載有餘君則晨夕侍養不少怠  
于嗟乎太和仁道之根從未有孝友而不本於和者  
也予自締會以來見其於人也有唾面自乾之風於  
媵僕也有羹爛而手之量盛德若此宜其膺三祝合  
五福而無有間焉者也惟是好會中寥寥無人矣自  
非能繼先去後而君復謝人間世是也亦於上年臘  
月委蛻而去今擴之復中風不能言惟予與爾玉以



九十餘年之老儉將所謂祈者何所祈而引者復何  
所引也此予之所以傷心而不能偶飯釋者也斯傳  
也摹神寫照闕則有之豈特中郎之志無慚於郭林  
宗者哉君諱鉉字聲振一字遠著生卒眷屬見家傳  
銘曰自韓會以來良其效人也齊整而自諱文風  
漠漠風塵闕世通神于以肯構于以傳薪以言祥集  
中和緝緝福膺天五男齊地十相厥地靈山明水清  
與順申命乾健元亨遙窺冥漠聯宗合樂駕武夷虹  
乘緱山鶴若夫勝會同志化生各異其昭昭若青城  
之留意乎其歷歷若白榆之無事乎將所謂莊生之  
言六合之外存而弗議也乎予乃隱痛而追憶其生  
平概寫其天真俾共見共聞者庶幾咨嗟太息而無  
愧於斯銘



平琳黨其天其幹共畏其聞者歎幾容觀太息而無  
言六合之恢齊而弗備也乎乎氏烈贏而與謝其坐  
之辭意平其烈烈若白餘之無事乎澤池隔錄主皮

董文德墓志銘

士不必論通顯雖獨行一介而能成名立方者蓋亦  
傳也昔者王彥方躬行義而盜賊化任宣曲畢公事  
而閭里率誠若此者惡在其必通顯哉以予所聞董  
君文德式庶幾焉按狀君諱士純字文德世爲撫州  
樂安流坑人巨家世系隱德芳躅生卒年月子孫似  
續具載江宗正宐笏志銘中畧弗贅論論其大者莫  
若出已產以濟本房之漕役一事夫有軍則有屯有  
屯則有田有田則有運古之制也其在盱江五邑之



軍軍各有屯且猶運造莫支自順治十七年間僉議  
協濟通會吾郡軍糧九千六百有奇歲協濟銀乙千  
七百餘兩計官民米一石增銀一分八釐其爲數甚  
微而爲利甚溥公私蒙休者五十餘年于茲矣唯是  
吾郡之軍在昔城軍也乃轉而爲漕夫以非屯之軍  
而使之當屯之役是猶以羸豕供鞭策也以無屯之  
田而使之造無額之船是猶以塵釜供珍錯也吾知  
老轉壯散何歲蔑有文德心傷其困力不能及一鄉  
一邑也乃仰籌而恤其宗出腴田百畝以濟承年運

造之空乏自是董氏之軍無或有天祿焉者或曰畝  
而百中人之產也子不惜豪舉而置之族獨不爲子  
孫計乎文德曰吾族亦子也吾子亦軍也世豈有百  
年必世之業哉漕運不易則此田亦必不易吾子吾  
孫世蒙其利脫幸有仁人君子相率而轉移之則田  
雖蒿矢夫何惜之與有嗚呼是言也所謂躬義而體  
公者非耶予因其子季章抱行述乞銘于予乃讀宗  
正之文而得其畧又予友董子學卿而爲之道其詳  
是可以銘矣爲之銘曰



水之馬叶矩猛于虎輸之槎捕其蛇誰鳴鴟石壕吏

君發田族永延

文學黃賓上墓志銘

予嘗讀漢書至汝南黃叔度憲傳而竊嘆太上立德  
之言之足徵也憲一牛醫兒耳年十四荀季和一見  
而以吾之師表異之旣而語袁閔曰而國有顏子知  
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何令人景慕而百族同聲也  
然而處不越趨軸出不離韋布文章不見諸金石而  
當時百世無或有間焉者卓爾夔哉莫或京已惟我  
賓上先生居然血乳而家聲族望夙慧長才且猶乎  
傳其所未嘗傳者焉君亦遠公季子也甫免懷椿樹



一傳不集 卷之十四 三  
集會圖  
萎矣母氏潘慟不欲生君呱呱泣膝下手拉裙衣若  
哀若慰母顧之動忍死稱未亡人已授之孝經入耳  
應口一誦不復忘五歲訓禮儀習應對周旋婉曲矯  
矯可人浸假佐母持家政君之家所稱素封擬百乘  
者非耶七歲兒而匹休趙魏老賢矣哉夫何閩寇發  
難荼毒我宜者二千四百餘辰君定計家居安伯仲  
二兄就業山中惟奉母祖母主持室內多料酒食以  
待往來之寇子子貌孤周張答應又時發童謠怨慕  
泣訴備極酸楚寇見十方歲兒聰敏伶俐之可愛也

凡厥苛橫皆爲之庇護焉是以君之家得無害寇平  
逃亡者歸田宿荆榛室走雉兔靡居靡食欲委諸有  
而售者無人君發其所積收其所棄不幾乎毒蛟孽

蜃而敵百川之寶貨於德淵也乎

調寇大畧卓絕古  
今原傳妄稱從母

山谷中蓋得之家報作于京師傷孝子也賓上主中  
賓耳見聞不詳乖誤一至於此豈待焚書脫畧而悔  
恨莫及耶嗣是長公次公次第噪膠庠君發奮下帷撥芹

香等諸芥家大烟分日新富有視疇昔所謂德淵者  
汪汪乎沛汝南之千頃高名厚實兼而有之其所稱  
爲師表者又何如也然則無雙之聖童不足爲君榮



日食之慧辯不足爲君重晚唐巢寇之勒兵滅炬以  
保霧居不足爲君驚且異若夫淡薄以禔躬和平以  
應物溫柔敦厚以睦族黨由孝源而引之沛如也又  
何足爲君寸績而尺絢者哉惟是天真不熄谷神不  
死猶得表之而作銘銘之有徵也如是夫

銘曰伊昔明哲生握靈珠宛其死矣浮埃朽株惟君  
不昧歸去來與鄉也彌留恐母憂虞託言養息徙之  
新居永宵不寤繞泣環呼蹶然興嘆吾死矣夫大事  
依誰敢不迴車伯氏仲氏有母勞劬累而精誠恤我

負辜爰及家人致語于于申之孝友守以詩書更煩

撥瞻曲山護儒

謂曲山圍護儒庵

諸士唯唯仲忽向隅君復

微哂拱也如愚兄誠無言多言氣虛君曰愛我我豈  
須與伏首呼母三聲長徂於戲異哉泉路魑鳥非徹  
終始出有入無君家民先遇仙皇都祇知往逝焉得  
來甦所謂伊人與天爲徒



黃孝子亦謙墓志銘

孝子黃姓上拱名亦謙字一字予謙貴梯其小名賓  
上弟四子也生而聲洪體正性簡默情孤潔在懷抱  
提攜中母或訓之字父或以其字而畧爲訓詁惟側  
耳注目久而試之皆能通曉羣兒或偕之戲則啼聲  
叩叩有若挽焉入塾惟以目誦每遇忠孝節義之章  
句爲平日所解釋者舌津口哦手舞足蹈塾師初怪  
之已知其絕穎異也能文則厭絕時徑獨寫性靈與  
賓上論文之旨趣合故賓上獨鍾愛之甲午賓上應



科試卒不遇臘之下弦日衆弟舅爲父祝滿五十觴亦謙復酌斗進曰禮五十養于鄉今旣不復有鄉養何劬勞弗恤而不受兒輩養也乃發長歌協宮而入商又恐聲容不諧乃揮袖攬襟作萊子舞越五年巳亥賓上病病且日臻臘旣生魄之後一日嗒焉若化舉家哀號震亂太君熊止之曰我君子平素精明卽篤病且旬月從無一事疎畧豈臨終而無一語相遺耶而輩弟靜擁撫摩必當復亦謙吞聲曰毋言復著蔡也請占之復以候言則爲臨臨則澤上有地以序

言則爲无妄若无妄之往兒後之矣衆亦荒次中弗省浸至夜分雞初鳴霍然起致語詳切見賓上墓志中亦謙從此絕意人間世矣烈哉鶉火慘矣雉經孰謂古今來有生順死殉之若斯也夫鄉也擬之何青陽第約畧于氏譜而家傳莫徵也乃若近日江副憲宜笏先生所述顧孝子死事遭遇

聖皇錫之孝靖京江張相國因爲之易名按諡法慈惠愛親秉德不回皆謂孝柔德安衆恭已鮮言皆謂靖以視亦謙之生平式庶幾無忝云爾若夫生爲收子



死是嬰兒奕世下聞風起者莫非爾祚放生卒眷屬  
例可不書銘曰

孰人子周之士穿月窟在仲忽孰友恭荀之龍從墓  
田在慈先歷少艾塞其媿締嬋媛閉其門雖待價尺  
玉詫不垂堂千金郎生人趣周流屢升堂仆終身慕  
何須招授琳條莫怨燒輝碧寥苦自粘兮絮自沾誰  
不藏兮於亦謙

南華山道英禪師塔院碑誌

師廖姓正傑名道英字本邑崇都里入生而慈  
和敏達勤本業厭棄紛濁每見僧迦聞鐘磬輒生歡  
喜心年十六祝髮於南華玄鏡師玄鏡之師爲慈楫  
摩其頂而記之曰此山門中大力兒孫也善哉精進  
毋怠師謹受記言苦行勤修不分職役樵雨犁雲埽  
地焚香總計六時無寸陰暇仰睇南華之竿剎霍霍  
乎重興矣三十遊黃山叅十力和尚受六波羅密戒  
結夏九十日解制後盱衡法界瞻禮人天見萬象之



百一仙存集卷之十四  
莊嚴欽千僧之濟楚不識何修而福緣至是因念出世事大磨不穿脚跟透不出心孔遂徧叢林參名宿凡見諸善知識莫不由世法而宣揚佛法師乃翻然自得曰道在是矣吾教中所謂空門者第空諸一切魔頭耳門以內若法象蜂臺鐘鼓之屬門以外若土田園林香積伊蒲之屬豈真有鬼工爲之裝金仙女爲之獻供而靈禽慧獸爲或植而或耘乎苟能矢大願力則鋤頭柄上有禪鋒其於開山也何有師自是破衲芒鞋所在皆顯四十住靜新華則山名而水靈

返南華洵有如趙閱道云師去山空鬼哭師歸道場光輝已眺望雲峯峩峩天表埋菴大師之法席在焉師偕徒侶荷笠而來則曉霞綴幡山猿獻栗埋公之隱迹藉茲以彰此師五十時前後間事迨六十七十惟往來於二山中而新華無師之迹矣戊申元旦師拈香祝聖向佛前告曰我佛持世七十有九年某甲何不幸多此一朝言未既竟歸方丈嗣後晨夕唯合掌誦佛號  
月日集徒衆趺坐而化明年八月葬本山某形衆爲礮石而請予言以有傳也嗚呼師之



踐行實相克塞虛空也如此可以傳矣讚曰  
這宰堵波超愛慾河藏龍獅象聚鴈鶩鶩惟師履實  
一致羯磨塵網不掛佛法無多咄不生滅無言說此  
回謝去齊腰雪者個歸來印指月

義壟銘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其舒也陽其慘也陰其嘘也  
生其息也死聖人裁成而輔相之養有具送有資推  
之而邦而國咸建厥長使之各得其所而無仰待于  
人後世賑恤之興美名曰義要亦補仁政之窮非得  
已也

今天子政教覃敷澤及骷髏一歲中令有司載致祭無  
祀厲壇召其魄而享之俾不致若敖氏之餒恩何渥  
也若長民者澤不下究日從事搏擊科斂之爲弗念



厥生遑恤其死以致髑髏委于原野血肉飽乎烏鳶  
過之者睨而不泚非不泚也以爲大塊我勞而彼逸  
也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建州古稱十萬戶備五方之  
俗肩摩轂擊總總林林然而兵燹之餘盍亦消息居  
者少富而多貧旅者乏資而貿力饑寒其身困鬱其  
心勞而病病而死死而無所依歸者比比予友次廬  
鄧侯之守甌于今入禩每念紫陽過化之地景行先  
型如社倉義塾不惜疲力次第修舉又念甌故有義  
塚地卑而隘歷年旣久風雨之所飄搖波濤之所吞

嚙狐狸狡兔之所窟宅鱗次櫛比荷插者無下手處  
怒焉傷之爰相城西之原有地曰曲場面陽而履高  
形家謂無衝激螻蝻之患乃畀三十金購之得週遭  
二百五十丈環以垣俾勿樵牧給以糧俾有看守又  
欲使後之君子望封碑而太息曰悲哉此無告者之  
荒坵也哀生敬敬生愛亦惠亦鮮爰用爰緩庶幾乎  
民皆可以無憾則茲抔土也殆一過再過而爲墟矣  
爲之銘曰齊人愚陟山何哀匡人暴鼓琴胡呆珠棺  
藁薶今古同堆爾之息也丹山隈鐵獅白鶴相去來



百一 偶存集 卷之十四  
暮遊溪畔大荒催晨叅鐘梵夢徘徊漢寢唐陵安在  
哉莫愁荆卿戕夜臺方今好風徹地回死者有定無  
相催

樂餘園百一偶存集卷之十五

開支姪孫 嵩峻及較

宜黃鄒 山嶧傭氏著

姪 大麟玉書  
文昇曉蒼全編  
姪孫明倫敬五

雜著一

周禮鄉三物說

道不離于物化必始于鄉是故黨庠術序鄉與鄉而  
相比也聲名形體物偕物而相成也古者十五而入  
大學當卅角時必有小學以正其趨後世失其文朱



子輯之然究其下學上達之階天德王道之要莫備  
于引周禮鄉三物云夫立天立地立人之道三才統  
焉而皆命之曰物物有秉虛靈而具衆理之謂德率  
知能而應萬事之謂行存大體比三年而通之謂藝  
德以成性行以致情藝以全用之三者要于鄉焉養  
之養其不忍不爲達則遵道而遵路矣養其入事出  
事克則近王而近霸矣養其正容和聲引而伸之則  
形下而形上矣是則兩間一物也萬姓皆鄉也問師  
之所以督適人之所以警人無異教家無異學于以  
一道德而同風俗豈僅文武廉讓之致美于其鄉者  
哉孔子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邵伯溫曰善觀物  
者必以道他日司徒司馬之升造士進士之選蓋此  
物此志也夫



此志也夫不爲達則達道而達路矣其入事也  
昔必以黃州日同并同異之代或士或士之變蓋此  
諸氏子曰購于濼而味王黃之具消而歸曰善勝  
之黃縣而回風谷豈對文先蕭顯之黃美于其濼

題南豐學記後

禮有學記樂記雜記之文嗣是相沿凡建置遊覽皆  
有記大約取裁于史抑亦體制宜爾也乃若學宮之  
建祀先聖啟後賢要必以稟經爲正則而徒鋪張聲  
名文物以鳴其郡邑之盛則爲之記者無乃開富貴  
利達之捷徑矣乎夫惟先生之記我學宮也提喚身  
心詞文而旨遠顯而日用飲食小而象數方名粗而  
灑埽應對進退靠實發揮而至微至大精義入神之  
妙用隱括無遺俾後之學者希聖有階入道有序絕



去異學俗學之弊粹然經傳之微言率而由之坦如也當是時二程周邵倡道同聲先生不謀而操其要則斯記也南豐之辨香永留芳于堂廡間可也  
又

嘗聞震川計偕在車中得南豐文一篇朗吟反覆而不輟何數百年而後賢研悅契慕之若斯也蓋公負一覽默識之資歷知齊襄諸大郡聞見廣而理氣昌當時有大著作必得公之文以爲重學記其大者焉疏聖賢之關域辨學術之真偽嚴道德功名富貴之

介審進退存亡得失之幾所作不一在吾宜尤彰彰人心目間也嗟夫唐宋來表著大家者八西江備有其三公名與歐陽子齊學與王介甫埒其于昌黎柳州着山或追從往昔或倡和當時若八音迭相爲官而不可高下者然而理真詞正南豐蓋醇乎醇者也



書蘓文選編後

每讀蘓家論策如讀子書釋藏見地一新再三讀又如邯鄲道上夢出入將相醒來俱無捉摸處總之蘓氏父子才大而胚胎權術故論人論世吹癥擣虛苟不善讀者微倖逢時縱行恣筆貽害也甚子由唐論庶幾得上下古今之要道云

書平淮西碑後

晉公賡平淮西亦猶家令之于七國平仲之于澶淵蓋有幸有不幸焉當其時廷臣不協于內鎮將數敗于外元衡死于刺晉公之不死者一間羣公方腹誹而且私幸要皆磨刃以須矣所賴憲宗內斷益堅庶免朝衣東市之慘是役也愬功爲第一冒雪疾走亂鵝鴨池乘虛深入元濟城上乞哀晉公入愬負努郊迎此處最宜極力鋪揚蓋春秋之紀功也彰而其刺惡也隱公序一二臣外四字大得史家綿裏鍼法便



當縮住以俟讀者抽繹而出皆曰以下及羣公上言  
 一段幾于拍案罵座矣壹不知凱旋廷宴時將置若  
 輩何地晉公不蒙孤注之譖者賴仆碑之平其忿也  
 幸也碑之仆奚俟安主之訴哉大抵文人習氣拚擲  
 武功而國運隨之平蔡後憲之不復有為也可鑒也  
 已

詩話載劉夢得述柳州語韓碑兼有帽子或疑斗  
 簪所託者似也引詩大明章証之夫帽子豈惟詩  
 哉二典禹謨俱有十數字作帽子第公之文自睿

聖以下是史體文曰以下是頌體冒宜整散並行  
 方合籠罩通篇法眼文于入首未免整齊太過毋  
 乃朝家大制作不得不徇時趨耶此亦管蠡之見  
 非敢為詩話分過也



題詠史後

詩亡而春秋作史也者繼乎詩也夫詩以言情情以通物物以該元會運世之終始五言古體去三百篇未遠惟達觀者爲能得之今讀書升先生詠史之詩何沉沉乎有餘情也獨恠負如許才識不獲操尺寸以衡當世之人物豈詩必窮者後工耶抑天固窮其遇使之鏡古而砥今耶嗟夫皇天之無老眼久矣又何疑耶

鄭容閒居士集畧跋

容閒鄭先生曠古豪士也博涉百家言兼熟識當時利弊欲大有爲當有明厄抑乙榜棘棲百里鬱鬱不得行所學掛冠歸來一僕一騾低徊郊野乃放於酒而託之詩先生之志不在詩也然讀其詩固已釀六朝而醞三唐矣當其時詩道亡矣北地揭竿齊吳繼起一時矢志之子餒腹之兒吹形吹聲莫不負笈裹糧不遠千里數千里要求盟會先生藐之亦若不見聞也者洵孟氏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夷考其文闕



中肆外之作遇識者如老元藏弄以爲已用今所輯錄者類皆應酬旁代者多精嚴結構翻水而成卽時卽地卽位逼寫痛快絕無複句疊格之弊孟襄陽後一人而已嗟夫詩文非小道也繫王迹而關國運遙憶先明諸家據高名擁大位有若葵邱之長今何如哉而譏或不免焉假令先生得位遂志踞一方面到於今極其所至不過會郡乘中載筆數行耳孰若希聲逸韻衝口而出隨手而散歷遭喪亂杳若飄風乃得先生之五世重姪孫亦蔚君爲之輯同族有道之

曾孫爲之正同邑之薦紳巨公爲之鑒評荒耄如予猶得從諸君子後爲之正譌剔謬此豈人力所能爲哉良有鬼神呵護其間語所謂文之真者自有靈良不誣已惟是亦蔚君箋釋之勞可念也亦可商也請告之曰作詩者無二法可以一言蔽之曰詩言志說詩者亦無二法可以一言蔽之曰以意逆志志也者通幽徹明可神會難言傳也無以仍請以一法進之詳則如紫陽氏之註風騷簡則如五臣之註史俾讀者顯而詠隱而吟則伯什世之英靈紙上出矣而謂



註集之同于註字書也然乎哉

造夏休與孫其間語退語文之真者自亦靈與  
曾終為之五回呂文薰輟曰公為之望精其筆賦是

題孫北海二忠絕筆跋後

明臣殉甲申之難馬文肅成忠愍著矣余在北平側

讀孫北海先生二忠絕筆跋馬東云弟向語年兄極推光含萬孫北海令人

盡如兩君子事亦寧至今日乎成東云使在都冠紳

難何哉吾為其之二公者正氣在天壤要不賴此區區在北

海以委蛇盤鬱之衷痞膈數十年或藉是以宣之宣

之無庸此為也獨怪二公手東中皆曰吾為其難噫

為國死為君死無異東西南北為其所命而已孔子

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成仁則理得心安



合下便是有何難處惟鄙夫諧媚之徒欲莫甚於生  
 惡莫甚於死牽情於妻妾寄命於仇讐辟之豚犬牛  
 羊得所養而即主之何足齒於人類哉然而天將易  
 命名世挺生俾死者固節義之常存者揀水火之變  
 故孔子於管仲亦稱許其仁惟聖知天豈其然乎于  
 嗟乎萇弘之血千載猶碧有莘之身五仕不污假令  
 北海不幸死於玉鳧堂死於片腦死於井 北海跋云  
予入玉鳧  
 堂書架後自縊又潛服片腦 則當代所承天記注者  
兩許又投入井中皆不死  
 如龔合肥魏芝麓錢虞山牧齋李新建太虛諸先生其

低徊顧慕為何如又令時亨幸而不伏誅於乙酉而  
 暴死於甲申 光時亨字含萬弘光  
立與周鍾等皆伏誅 亦不過匹夫溝瀆  
 之為第不知周鍾輩其忸怩悔恨更何如也



蔡夫人送入山十九首詩跋

聞漳浦任軍國時夫人嘗進規詞謂國難重武芝龍輩當以大將軍禮禮之帷中一箸豈不良哉今讀送入山十九首憂危感慨見於毫端聲律雖微而性情則悠然遠矣乃若虞山之柳夫人出自章臺香奩綺語妙絕當代亦嘗顧虞山而笑曰相公萬善俱備只欠一着虞山嘿然鄉使舉枚卜與漳浦爭論之吾知虞山必攘臂而起矣人不必類附志之以見斯女也而有斯言也其後虞山死有大力者逼之柳亦死

黃石齋先生中極殿對揚跋

明亡之有石齋猶文山之於宋也借其性氣用事矯矯自異當其時文一熊芝岡武一毛文龍皆以專擅少之紀所謂分畛忘公微獨欺罔貪利者然雖賢者亦不免也崇禎十有一年乾坤何等中極殿之召對顧問憂勤猶堅執清操二字反覆不了譬之天灾人禍主人方絕粒露處爲之臣僕者必欲得伯夷之所樹所築而始進之不至同盡不止噫戎裝而聽白馬之經崖海而講誠正之學邪正雖分而國亡莫恤一



而已矣雖然正氣猶存大節不奪若石齋先生者謂  
之文山之後一人也可

人跡

題富河鄧氏譜牒後

余嘗至金陵登周櫟園讀書樓見其所藏山水翎毛  
美人花卉諸名墨每一展閱生歡喜心然而情不屬  
則忘焉爾矣又嘗至虞山遊錢宗伯拂水山庄見庭  
中懸谷上人所寫雪山像吳道子所寫白衣大士像  
偶一過趨亦生恭敬心然而情不親則淡然耳矣今  
者訪舊過芝城獲覩鄧氏譜牒憊乎見愾乎聞莊肅  
流連忽自不覺異其姓氏而同其祖宗也攷鄧世系  
望出南陽大司徒以杖策開勳尚矣他如夸安之姤



百一仙存集 卷之十五  
修忠侯之勁節黃門之忠義吏部之勲名端明之學  
侍郎之孝殿中纂家乘而詔本支皆能有以肖其神  
儼若同堂而告語今而知先生之世德遠錫類深誠  
不可幾矣異日者佐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化行俗美千秋百世後閱其譜瞻  
其像悠然想見其爲人貌肅心齋由于情至則先生  
之流風善政環天以下皆知敦一本而重宗支繁獨  
名畫之珍非類之祀祇足供人賞鑒已乎

題閔子文水借吟後

古之詩人類皆借物長吟以寫其瑰瑋沉雄之致風  
騷而下雜見於載籍者殆難僕數繁獨詩人有之卽  
大塊山河絢雲霞澤毛羽聚鱗介靈族于以潤其色  
而洩其華詎非借之彰明較著者耶然而形著于常  
形數見不鮮若無形而發見于形形者斯又造物之  
王不能韞匱而藏亦不必假券而取惟在有心者領  
畧點綴之而已鄱陽閔子文水韻士也借吟三十章  
辭文而旨遠體物而神肖囊括詩騷磨礱造化種種







弦而歸故里而予心始豁豁然降矣今讀解官後述  
 懷諸作溫厚可風怨尤都泯不戀揭車何悲鵬鳥並  
 無擬陶步蘇之跡而其行其志實有曠什伯世而相  
 契焉者嗟夫百里可奪而兩邑之輿頌長留一筆可  
 勾而此日之斯文未喪莫非天也其窮其達行且俟  
 之慎此詩而藏弄勿蠹焉以與知己共千古而已

修建寧府志理學忠烈議

有理學忠烈而登之志盛舉也仁人孝子欲以理學  
 忠烈而榮其親盛心也然志以徵信勿令人疑欲志  
 之以榮其親勿令人謗事有盜虛聲而益張其賤行  
 者率準諸此富沙城夙稱十萬戶經戊子之難所存  
 者僅七人若為大有力者而舉其祖父附之忠烈不  
 惟污辱編簡即纍纍沙蟲陰愴何極前所議食毛履  
 土區分久暫間者可無論矣郡乃閩南之闕里也凡  
 得從理學之後類有至行著述可稱漢張安世貴人

馬子集  
 卷之十五  
 樂餘園



也。未聞以內史湯附名于儒行傳中，而餘子又可知也。今摭核甫成，無根糾撓，舉國之疑者，謗者，百出，是亦不可以已乎？無已，請將彼所乞言之文，姑採一二附于藝文之末，亦足慰其懃懃之意。此事郡公主盟，吾輩執筆一字偶乖，則千秋流穢，某惟有舉修輯之正副稿，盡付烈焰，長笑出門，曾何顧慮哉。

募砌本里沿溪路引

吾鄉名標靈岱，形類仙簿，瞻仰羣峯，自鳳岫盤旋象坂，溯洄二水，沿獅溪帶，縮魚山西，野平鋪漠漠，大田浸沿東流，圓折漪漪，細浪含珠，第宅攸中，枕奎光而拱極，人煙比次，繞翼野以凝輝，此皆得之神工夫，豈資于人事，乃若來回野渡，固地脉之關，通袤亘長堤，實河干之砥柱，鄉也，庀工利涉，伏龍臥波，今茲代石重興，雙虹映彩，允矣日增福果，猗與地吐英靈，然除道成梁，並垂夏令，而合方司險，獨載周官，顧此津途。



百一傳不集 卷之十五  
誠不容須臾緩矣况夫衝激孔多場坳彌甚潦則馳  
波噴沫牽豬澤以橫流涸則壅礫飛沙值颺颺而肆  
侮或凹或凸見之驚心若呬若呀來者戒足譬以錦  
帆行水雕朽木以爲轡猶之寶筏臨江紉敗絮而作  
纜匪僅觀瞻之不雅抑亦形勝之非宜有心鄉物者  
未嘗不低徊而三歎也爰有老成僉謀盛舉計自萬  
福之址迄于萬善之堂廣袤若干經費幾許砌街歷  
落類龜背以分流豎底參差宛狼牙而擺水岸培芳  
樹蔚結天根旁壓巨礪鞏堅磐石分六橋之二步香

陞于西湖合長坻而三兆沙隄于內閣惟茲勝踐允  
賴■仁人粟米金錢大方引手尋常墨夾細度從心  
在一木一石皆可施必羣策羣力乃攸濟成之不日  
觀王道于吾鄉卜以永年勒洪名于公輩金銀鋪地  
視仙釋固異虛無風水來天貽子孫更爲美利共期  
周佈幸勿唐捐



陳五峯圖章小引

圖章小技也有至道存焉古之人鑄筆妙天下多稱  
 裘黃諸君子尚矣近世范文白有才名而兼擅其長  
 學士大夫獲其片章珍奇而藏弄之若商彝周鼎何  
 小道若斯之重也范子之言曰世亦知圖章之義乎  
 圖取於生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合配停勻有自然  
 之象焉章取乎變如夏雲蠹奇秋月獻華鬼恠萬狀  
 有當然之妙焉故其為體雖一而致用則殊曰柳葉  
 則有若花間美人曰玉筍則有若瓊筵醉客曰鐵線



則有若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曰急就則有若行雲流水嬉笑怒罵皆成文章曰魚尾則有若禹門之三汲曰爛柴則有若木假之三峯譬之詩之李杜書之鍾王繪事之顧虎頭吳道子要皆不執一體而全體皆靈無論通身活現卽吉光片羽零分離析莫不各臻妙致斯其爲道詎非可道非常道者乎今之設肆鋪攤家目不博古贗筆縱橫邀賞鑒於學士大夫一章出輒津津自喜及按名譜而質之則又爽然自失也是豈可以技名哉匠焉而已矣范子之言如此余友

陳子五峯以詩畫名家其於八分真行也亦善且究心于秦漢之章法據錦成譜而請序於予予穎筆尙媿鴉塗况鑄筆乎無以述范子之言以告之吾知其有合也况乎水墨之瀟灑韻律之精嚴鈎畫之飛舞以視裘黃之獨崙一技者而陳子且錚錚過之世有博古者而問道焉且有以擴乎范子之言而聞所未聞也予更幸矣



數經坐只讀筆平無以振蕩予之言以書文吾味其  
 以予秦對之章其無餘其請而請其求其求其求其  
 刺于正峯以請盡其求其求其求其求其求其求其求其

募水西庵鐘引

潭有梵刹曰水西接萬福三元之踵衆山應響曲澗  
 爭鳴行望古木茂林雖不聞鐘亦知其爲香積寺也  
 庵久圯僧易而新之惟以晨鐘不備不足以振宗風  
 乃持疏而請弁于予時日三竿予猶擁被而驚起也  
 曰僧何來曰特叩居士予曰空空如也何叩之爲僧  
 曰惟空則鳴鳴則大地生歡喜心今者把一大因緣  
 敢求居士鑄筆是亦無聲聞中下轉語也予笑曰我  
 聞長老喝頓令三日耳聾此真禪宗妙諦也大抵人



心聚于寂而散于覺借使鐘音一振四野皆驚孳孳而起相逐有為善乎利乎吾不敢知也然而計謀貪嗔癡之私率大眾一歸焉若使之覺母乃趨之迷乎雖然有說焉我觀鐘之形如籥籥者鑰也閉而使之啟也審鐘之聲曰翁翁者公也窒而使之通也昔者黃帝鑄五鐘而天下治平旦之氣人皆有之藉聞鐘聲而思思而悔悔而悟悟而返于正覺斯亦閉而啟窒而通之義矣賴僧力而成是鐘焉微特于是庵有小補哉僧曰善哉聞居士

言而不生歡喜心者請以四面金錢証之虛空大冶

募誦血盆經引

余聞衆妙香國其食也玉糝其飲也玉醪無垢無塵不生不滅有道之女大士居之是亦無何有之鄉乎余謂開闢來必無之理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舉凡胎殼化濕清虛汚濁之類無不受育于地其於不苗之田曰石不衣之山曰童不魚之水曰枯第聞不生之為愆未聞生之為愆也然則血盆之懺其然乎不然乎雖然易有之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自夫闢乾坤陰陽之局者惟女媧氏煉



石補漏功莫大焉憶其時必踧踖斂衽引罪於躬亦以嗣續天地之生而歸其過曰懺蓋不有其功是無量功也不有其德是無量德也無量功德應受無量福報皎上人募里中士夫之母請吉蠲而禮懺之將來肇三元而介萬福寧羨衆妙香國乎

三恨銘

有序

予生平量不勝蕉葉飲一觚竟作三日醒坐賓筵遇豪客如孱弱措八斧綠林大俠顛顛無敢噴聲縱有狂興亦焉用之一恨也語則格格不能達所衷每發一詞則闌汗數斗如嬰兒學調舌艱難百狀雖有三峽才焉能瀉之懸河而出三恨也搦筆則管大如杵輒豎橫不由我臨紙如蚓跡鴉塗又如破屋毀垣皆齷齪刺人眼目或登臨偶有寄咏不能遣管城子側之烟雨亭三恨也乃若艾



未必如班馬賦未必如曹王詩未必如李供奉杜  
工部歌詩未必如元十二柳七樂府未必如關王  
湯徐諸君子不微餘恨亦庶幾似之然皆彝鼎骨  
董非具銀海特觀誰能賞此世方以三者皮布士  
而鄒生方咄咄惡狀其能免於今之世也夫乃爲  
之銘曰

維鳩之居乃予之宮維雌之守乃予之躬拙則斯百  
何三恨之有窮

三善說

予有事于盱過梨溪余孫壻方來之家在焉傳信者  
報曰乃公來一時手口忙次指揮安置各得其所洎  
入門孫壻孫女翼之進回顧堂中第見中堦坐立者  
六七人孫壻告我曰此皆整造旁屋之工匠也俄而  
其子璿出見珊珊然江夏之聖童也俄而進之名茶  
列以佳果不旋踵而嘉筵前列矣美無不備食無不  
精食訖安置就寢寢所即璿甥讀書之室也案上之  
書繙閱皆有圈點不類平常子弟如書林市粥者然



爲之狂喜已而聞有老婦入孫女室中道被數石穀所縈絆大呼曰汝家這穀何不入倉應曰被漏濕兼積雨比曬乾有穢惡氣恐害糴者儲之以養雞豚也予聞之更狂喜無量迨昧爽而予就道矣與中仁念弗替曰勤儉美德也千金之家乃夫乃婦勤勞不暇而弗僱一力亦足稱矣而又不以穢惡之氣之穀雜之倉中豈爲富不仁者而能若是乎第未知乃父平生之爲行何如也歸而訪之其親曰方來之父名世禎字平人行敦古處古貌古心曩遭寇亂被獲而銓

聞之臺灣數年閩人諒其正直使之逸而歸予歎曰方來之有是父也我媿翁不必攷其生平只平人一字而素行可推矣壘壘金穴曾幾何時而不化爲劫灰乎近日累接嗜甥來東內中祇求古今文性理諸書餘無他求予歎曰方來之有是子也觀其所求則知其所慕翩翩裘馬不幾乎變爲敝縵而化爲馬走乎且方來勤儉之本已立惻隱之心常存雖在他

人猶且傳誦弗衰矧骨肉之內戚乎昔者郭林宗所稱人倫之望者非耶于孟敏茅容破甑不顧殺雞養



母而不及賓一  
不知者其于敏也負而破破而  
不顧必且惡其無愛惜之誠于容也必且惡其忘須  
臾之敬一經勸勉稱揚出自田間倏登廊廟而奕世  
顯榮不衰予豈敢妄擬哉亦在乎有爲者亦若  
已方來又生次子曰璜亦俊穎



書